

这个春天的中午，我在南城。和小花吃过了饭，晒了一会儿太阳，临时起意，决定去逛花乡公园。小花是名副其实的赏花人，对花草这件事，从小爱到大，她说还会爱到老。每次和她聊天，十有八九她都在说花草。

园子大得超出预料，举目一望我就知道一下午都逛不完，根本逛不完。小花说，逛到哪儿是哪儿吧，又不是打卡做任务。说得对。反正逛不完，那就随便逛。园子里人很少，更显得视线疏朗。除了有限的几个游客，其他都是维护园子的工作人员：给某块地松土，清扫运送枯叶，堆放装肥料的鱼鳞袋子……小花热络地跟他们打着招呼，他们看见小花也都会亲热地寒暄，有开着三轮车的路过我们的，还特意停下来问：看啥呢？有啥好看的？啥都还没有呢。

我和小花就笑。我们理解他们的好意。在他们朴素的常识里，“眼下”确实是“啥都没有”。这“啥”是花儿，是叶儿，是郁郁葱葱五颜六色的那些。以常理常情来说，到公园可不就该看那些吗？可我和小花的眼有些野，看的东西也有些杂。在我们眼里，这大园子可是太热闹了，简直啥都有，是一派生机勃勃的空旷感。没错，是空旷，但是也生机勃勃，空旷和生机勃勃，这二者一点儿都不矛盾。空旷的视野，生机勃勃的是土地上的这一切——

鸟儿们在天空和在地上的身影：喜鹊、麻雀、山雀、燕子……树们虽然还没有长出树叶，但也正因为此，此时的树枝根根分明，有着凌厉的骨感美。此时的鸟巢也格外清晰。仰头看去，但凡树枝间有个或大或小的毛绒球，那就是鸟儿们的家。

我的书架，说来惭愧，是近两年才有的。前些年，南北奔走，居无定所，书也跟着我流浪。老家倒是有书房，但常年守不到我，像个沉默的故人。于是很长一段时间，我的书架是虚的——在电脑里，在网络上。朋友们笑我是“虚拟书房主人”，我点头认了，这也不是我独有的状态。

虚拟书房里，东西倒不少。2006年读研时存的“四库全书”电子版，一套《山海经》相关材料15卷，自己做了阅读版本，批注密密麻麻，还委托懂技术的师弟做成了一个阅读软件。最可观的，是从2005年开始搜集的网络小说，竟有15万部。还有图片和视频。夜深人静时，在文件夹里漫游，倒也有趣。只是看得久了，眼睛发涩，心里空落落的。虚拟终究是虚拟，手指触不到纸页，鼻子闻不到墨香，有点遗憾。

人到中年，忽然觉得该有个实在的落脚处。前年来汕头大学工作，学校给了间宿舍，不大，但客厅两面透光，一边有个大阳台，侧对朝山，阳台对面一排老树，另外一边的窗户眺望着体育场。便动了心思：何不把客厅改造成书房？反正是不需要会客的……念头一起，动手就干。

改造书房是件乐事。一面墙壁，清空，摆放自己的二十几本已出版的书。一本一本挨着，看着亲切。有朋友说该做个漂亮书架，我摇头：就这样好，像老友聚会，随意一些。

另一边的墙角放了个旋转书架，檀木的，6层。常看的书和一些老漫画都搁这儿。汪曾祺的散文边上挨着《七龙珠》，张岱的《陶庵梦忆》旁边是司马翎的武侠小说。旋转起来，簌簌的，像在翻阅时光。

不常用的旧书，我设计了十几个木匣子，方方正正，桐木的，摆在墙角。木匣是请老家匠人打的，不上漆，原木色，摸上去有细细的纹理。每个匣子外贴张白纸，用毛笔写上类别：“诗词”“笔记”“杂学”……像是给书分了宿舍。

最得意的，是舅舅送的一张长桌。实木的，很沉，桌面泛着温润的光。我用来读书、临帖。桌上一方老砚，两管笔，一沓毛边纸。早晨阳光斜斜照进来，落在纸上，纸便成了金色。这时候磨墨写字，墨香混着木香，字虽然丑，但心里是静的。

书房有了，日子变了样。晨起，推开窗。隔壁幼儿园正热闹。孩子们叽叽喳喳像刚出笼的鸟。有个小男孩每天这时必哭，哭两声又笑了。我听着，也跟着笑。人类的幼崽，生气勃勃的，让人想起春天里冒头的草芽。

黄昏，窗对面的运动场热闹起来。大学生们打球、奔跑、呼喊，篮球击地的声音“嘭、嘭、嘭”，结实有力。偶尔一个漂亮的三分球进了，便爆发一阵欢呼。这声音穿过暮色，穿过我的窗，落在书页上，字句仿佛也活泛起来。

从前在虚拟书房里，面对的是冰冷的屏幕，每个字都是硅基电流的死。如今在这实境中，却与最鲜活的生命为邻。孩子的啼笑，青年的呼喊，每一刻都有碳基生命的活。有时候写着写着，停了笔，听一会儿。忽然觉得，这书房不单是藏书的，更是藏生活的。木匣里的旧书，记录着古人的悲欢；窗外的声响，演绎着今人的故事。我坐在这张桌前，仿佛成了摆渡人，在时光的两岸间来来去去。

夜里读书倦了，起身走走。摸摸这面墙的书，转转那个书架，打开木匣闻闻旧纸味道。有时抽出一本网络小说打印稿——那是从虚拟书房里“请”出来的，厚厚一摞，拿在手里沉甸甸的。忽然想，文字终究是要落地的。在纸上，在架上，在可以触摸的实处，才有了温度。

木棉树的影子透过阳台的落地窗，在桌上轻轻摇。这个书房来得有些晚，但来得正是时候，在我开始懂得“落地”的年纪，它出现了。虚拟有虚拟的浩瀚，实境有实境的温存。而一个写作者的书房，大概就是要在浩瀚与温存之间，找到自己的那个支点。

书房外，幼儿园的灯熄了，运动场的喧闹散了。

我真静。夜打开笔记本电脑，创了个文件，手指悬停在键盘上方，想敲一敲。可写什么呢？就敲敲这间书房吧。虽然它只有方寸之地，虽然它没有陪伴过我的青春，但终究是有了。

有了，就好。吧嗒吧嗒……

牡丹的心脏

乔叶

可以想见，再过些时日，绿叶成荫，鸟巢隐于其中，不让我们看见。所以，此刻，就尽情地看，看这些全凭鸟儿们自己搭建的貌似极平凡的却又奇迹一般的家。

很多花草都冒出了芽，芽特别小，要贴近去看才能发现。虽然小，却很壮嫩。海棠、槐树、榆树、桃树、杏树、柳树……

这里，那里，都是牡丹！这里的牡丹田有100多亩呢！小花指着眼前一大块土地展臂挥舞，神情自豪。牡丹田。田，这个字让我心动。忽然想到了某一年在乡下，听到孩子们对话，一个孩子说荷花田如何如何，另一个孩子说种荷花的地方叫池塘，怎么能叫田呢？就争执起来。有位老师在旁边听了一会儿，笑着上前说，你们不用分出对错，各自都有道理。池塘和田的区别不在于有没有水。水下面终归也是土地，如果养的是游来游去的鱼，那可以叫塘。如果养的是亭亭玉立的荷花，那就可以叫田。因为，荷花就是水里的庄稼，种庄稼的土地，就可以称作田。

小花说，这片牡丹田在游客眼里只是闲赏游玩的风景，对于花乡人来说，却是柴米油盐的生计，所以，这里叫牡丹田是

多么合适。

我们踩在牡丹田的田埂上，田埂上的土有些虚，尽管走得深一脚浅一脚的，但我很踏实。心里明镜儿一样：这么丰厚的土地，即便摔一下也没事儿。没有肥叶硕花托衬的牡丹植株看起来低矮干瘦，我们不时驻足，去看牡丹的嫩芽。芽苞的颜色，有的紫红，有的褐红，有的正红，总之以红为主。颇有趣味的是，和嫩芽相伴的还有去年的果实。小花说，更准确的称呼应该是果壳，因为里面的种子很少，只有依稀一两颗。但我还是想叫它果实。

这是我初见牡丹的果实，就蹲下来细看。芽苞娇艳饱满，果实苍劲干瘦，像是老少相伴，祖孙相偎。这牡丹的果实如拳头般大，状似小小的莲花，颜色接近棕黑或炭黑。我轻轻地摸了一下，质地像铁。雍容华贵的牡丹花，它的果实原来这样坚硬。这仿佛是它的心脏，大心脏。

大心脏和牡丹多么配。作为花王，牡丹就该有这样的“大心脏”。

田里还有不少地方空着，像是在闲置。小花说，不是闲置，下面有芍药呢。芍药柔嫩的草质茎在冬天存不住，只有根



留在了地下。牡丹是木质茎，它的花棵就得在地面上熬冬。牡丹和芍药的花期是前后脚，牡丹谢了，芍药就接茬开。到这时候，这片牡丹田就更迭成了芍药田，此去彼又来，正应了《红楼梦》第八回里黛玉的话：“今儿他来了，明儿我再来，如此间错开了来着，岂不天天有人来了？也不至于太冷落，也不至于太热闹了。”——暗暗嘲笑自己胡乱关联，转念想到那句著名的禅诗：“若将花比人间事，花与人间事一同”，又觉得不算胡乱。

小花说，再过一段时间，牡丹将要盛开的前夕，她会来这里做义工，要做的事情是疏花，类似于间苗，到时候准是满手花粉，那花粉有一种迷人的甜味儿，让她简直舍不得洗掉。作为报酬，她还会得到一些被疏下来的牡丹花枝，拿回家里插瓶。想想就知道，参与这样的劳动会是多么美妙。

我们拍了许多照片：在白杨林的挺秀树干间，在用树枝搭的一个巨型彩色鸟巢里，在一朵银光闪闪的莲蓬雕塑下。也信马由缰地聊了许多闲话：花乡之所以适合养花，是因为这里的土质来自于永定河冲积扇平原的塑造，大红门和小红门的关系，以及北京的花神庙在哪里，等等。

此行最让我难忘的，还是牡丹的果实。这些历经严冬的果实，这些沐浴着春光的结果实，这些心脏一样的果实，既雕刻着去年的风雪，也蕴含着明年的储备。他们知道，眼下的黯淡只是肤浅的表象，不久的将来会有丰满和壮丽在等待。所以，眼见为实这个说法或可商榷。眼见固然为实，而在眼不见的地方，常常还有着更为深邃的实。

大地

本版邮箱
dadi@peopledaily.cn
本版责编：张健

欢迎广大读者来稿。来稿要求为原创首发，非一稿多投。



马年之花

董国政

马年开出来的花，像马跑得比平常的年份快
追赶着赏花的人
把花树上的草都踏平了
花的嘶鸣声虽然很轻
却让春风有了一些金属的质感

春天历来有很多驿站
有关春天的邮件关隘堆得像山一样
花儿驮着它们飞驰

一路上，抛撒粉黛和诗文
满山遍野
都是旌旗招展，暗香袭人

马年特别的地方
是春风的鞭子催着马，催着花
催着簪花的人
小桥流水也参与了这场嘉年华

毋须马儿回首
春和花都知道自己的去向

大地和天空尚在丈量
这抑制不住内心的海
花的交通线上
蜜蜂的集装箱排得
像黄河，像长江

今年春节，神女大道上架起了云端扶梯。扶梯依坡面蜿蜒而上，全长900余米，提升高度相当于80层楼，串起5条街道，像一条穿行山体的动脉，贯通了县城的上下半城。每条衔接的街道都设有出入口，便捷如同乘坐公交。

一天中午，我特意去体验了一回。扶梯台阶干净敞亮，两旁挂满红灯笼，远远望去，像一串悬在半空的糖葫芦。开通之初，每天上万人前来打卡。孩子们在台阶上蹦蹦跳跳，老人们扶着扶梯唠家常。即便工作日，依旧人来人往。

扶梯运行平稳，几乎感觉不到晃动。一段走完，过几步平路就接着下一段。中间设有自动人行道，可以漫步赏景。每隔一段还

配有垂直电梯。

随扶梯缓缓上行，像是在爬山，却一点儿也不费劲。回头望去，江面越来越远，长江大桥像一条丝带，轻盈系于江面。低头俯瞰，脚下的神女步道上依旧行人来往。新旧两种出行方式，在这座城里静静并行，互不打扰，相映成趣。

在扶梯中间的一个平台上，我遇见一位提着菜篮的中年大姐，篮中盛着刚买的鲜蔬菜，叶子上还

挂着水珠。

“以前常走步道吗？”我问。她把菜篮从左手换到右手，点了点头：“都走了几十年了。现在好了，坐几分钟扶梯就能到家，比以前轻松多了！”

一句“好了”，说得轻，听着却踏实。在巫

我常奔走于甘肃兰州和天水之间，或坐高铁列车去天水市，或坐绿皮火车去天水武山县，因高铁不途经武山。我去武山的次数更多一些，以前总坐顺风车往返于两地，后来，便改乘绿皮火车了。一来觉着安全，二来准时，三来便宜。当然，除了以上3个原因，最重要的是，火车上可以看书。

每次出门，包里除了给孩子买的小礼物，诸如玩具、零食、衣物等，必然有一本书。记得有次赶车匆忙，忘了拿书，一路上，无所事事，感觉心里空空荡荡，颇不安宁。

上了车，找到座位，放好包，掏出书，一页页翻着。火车以每小时120公里的速度行走，在黄土高原上，不紧不慢，不慌不乱。或入山谷，或过河滩，或钻隧道，一路蜿蜒。书一页页读，书一页页读，在岁月的尘烟里起伏、穿越。车窗外的光落在书上，白纸黑字愈加鲜活生动。阳光在书页上跳跃，仿佛有沙沙声，似故人隔着时间的纱，娓娓道着旧事和新闻。

这几年，在绿皮火车上，我重温了四大名著，读了《世说新语》《燃烧的原野》等，近来又看了《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》。这些年，忙于工作和应酬，读书时间被挤占甚多，幸好还有这段路途，让一个浮躁的人能如一粒尘，落下来回到大地，如一滴水，融进去汇入江河。以前读书，看到一些大部队，尚未翻开，便生怯意，读了几页，又想这么厚，何时能读完？但现在，心突然静了，厚厚的书都不再胆怯，也不急着读完，而是慢慢读，读完一页算一页，读完一本是一本，就像这绿皮火车，不疾不徐，总能到达目的地。

当然，除了纸质书，在火车上，还有另外两本“书”。一本是车厢里那些和我一样，普通、平凡又坚韧、憨厚的来来往往的人。他们大多去外地打工，这从行李上就可以看出。也有些是到兰州看病，去北京上学的人。看着那一张张张着风霜的面庞，我知道，他们就是我的父老乡亲，他们也是一本本“书”，写满自己的欢喜和悲伤，需要我去阅读。另一本“书”，就是窗外的山河四季。看书倦了，抬眼便是窗外的群山、沟渠、田野、庄稼，和一处处村庄，一群群劳作的人。铁轨像一根藤，把这大地上的村落、风物、人情串联起来。我就是那个顺藤摸瓜的人，摸到了无数个故乡和故人，他们在日月晨昏里活着，活成了一页页书。我也看到了四季更迭，周而复始。那些杏花春雨、盛夏麦黄、秋来草枯、冬雪漫野，都在我眼里留下字迹。是的，四季也是一本书，是大地的另一种语言。

一个人能去的地方总是有限的，但读书可以让一个人抵达更远的远方。在一系列慢火车上，用阅读抵达心灵的无数个远方，该是多么有趣。一个人的认知就是一个空间，空间之外的地方则是黑暗，而阅读就是为自己点灯。每阅读一本好书，就是为我们自己点亮了一盏灯，当读了很多书，那就意味着，我们的生命被无数盏灯照亮，它会变得更加辽阔。就像沿途，那些轨道边夜间亮起的灯，照亮了每一个行人的启程和归途，也照亮了那些未知的、新鲜的远方。

王选



平原春灌

王晓莉

赣抚平原真是美。平原上的焦石村，夜来满耳虫鸣唧唧，早起则斑鸠和各种不知名的鸟叫不止。这里更出名的，是焦石水利枢纽工程。自1958年动工，经过历代水利人的兴修、改扩建以及加固除险，终成赣抚平原上最重要的水利枢纽，素有“江南都江堰”的美誉。它拦腰建在辽阔的抚河上，上下游景观截然不同。我在黄昏和清晨都站上了大坝的最高位置。黄昏的拦河坝上，检修的工人扛着电线走过，夕阳赋予那些身姿几分温暖；清晨的拦河坝，则呈现坚不可摧的气质，巍峨壮观。

焦石向来是赣抚平原大小灌区的春灌龙头。因此在焦石，每年春分后，水利人都会择一个好日子，举行春灌开闸放水。这标志着，赣抚平原正式迈入春灌供水关键期。

在一声“开闸”的号令下，大坝下七孔闸口瞬间吐出来自抚河的万千水波。水花卷起千堆雪，不停奔涌，像千军万马奔赴战场，那场景蔚为壮观。它们从抚河引入西总干渠渠首，流经6条干渠后，便开始奔赴赣抚平原上的各处村庄与良田。我站得离闸口极近，只觉得水流湍急，周边水汽蔓延，凉意丝丝扑面，顿时清心醒脑。

眼前启动的春灌，保障的首先是农田。去拜访平原上一位种粮大户。他踏着高筒雨靴从田埂上走过来，靴上、手上、身上都沾满泥巴，甚

至脸上还有未来得及抹去的泥斑。田埂两旁的水渠流水汨汨。他的妻子对我说，我们种的米好吃呢。我深信不疑，心想，下半年该找一天过来，买点他们种的这片平原上的米。

在离焦石不远的灌溉中心试验站，遇见89岁的高级工程师赖永明。赖工是四川南充人，1958年从西南一所水利学校毕业。因为家贫，毕业后直接扛着行李，乘船顺长江而下。最终在赣抚平原落地生根，从此做了一辈子水利人。赖工全程参与了焦石枢纽工程的建设，是亲历者与见证人。“赣抚平原上所有水利工程我都参与建设过。”说这句话时，老人的语气里透着一名“老兵”的骄傲。我问：“做水利人苦不苦？”“苦肯定苦。除了技术和调度，缺人手的时候，挑土、清淤、架设渡槽，我们也要去干。大家都是不挑不拣的。”赖工说。

老人的眼睛很亮，记忆极好。他和那位一身沾满泥的种粮大户，是我在赣抚平原上遇见的两个普通人。一个是将自己一生与水利建设联系在一起；一个是默默俯首劳作，“赣抚粮仓”里有其一份朴素贡献。

这个春日，在这片平原上，我见到了既平凡又不平凡的水，也见到了既平凡又不平凡的人们。

春灌后，平原上将迎来草木深翠、稻穗金黄的夏天，迎来希望和收成。

山人的日常里，“好了”就是出门不费劲了，生活更方便了。

有天晚上我坐扶梯回家，遇到一位老人，独自站在自动人行道上，四下张望。

“老人家，您这是去哪儿？”我以为他遇到什么困难，上前问道。

他笑着说：“哪儿也不去，就是来逛逛。今年78了，在坡上住了一辈子，没想到老了，还能坐着扶梯看夜景。”

他指了指扶梯顶端的一片楼房：“那是我们单位的宿舍区。过去晚上出门走步道，看的是近景。现在坐扶梯，能从江边一直看到山顶。”

扶梯载着老人缓缓前行。他朝我挥了挥手，身影慢慢融入满城灯火里。

我忽然想起当年在神女大道爬得直喘粗气的朋友，便打开微信，给他发去一条消息：“再来巫山吧，不用再练‘腿功’了，我陪你坐扶梯！”

书房记

林俊敏